

—

春天如期而至。北川新城区处焕发出生机，行道树兀自爆吐着新芽，花儿眨巴着眼睛……诚如此时我足下的广场，安宁祥和。春水像一首绵软柔情的钢琴曲，弹奏在我心底，却牵扯出许多刻骨铭心的人和事。一个叫王孝明的北川人，你在天堂那边还好吗？

我与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的王孝明初次相识，还是数年前早春的一天。年届不惑，方正的脸庞，黝黑的面容，不苟言笑，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当时我在负责《南充晚报》旅游版，他供职于报社隶属的新闻旅行社，负责北川当地的旅游推介。当他绘声绘色描述北川羌寨和小寨子沟的风光时，我听得入迷，不禁遐想联翩：在川西，在那离天很近的地方，在逶迤连绵的雪山之间，有一个古老的民族——羌族。在那里，生命赋予他们生动的色彩，雪山圣水注入他们殷红的血脉。

初夏，从南充西行，我们一路追寻梦中的香格里拉——遥远的古羌族寨落。沿途，挡不住的青山隐隐，遮不住的流水幽幽。晚上12时许，当高高的五龙寨门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江南水乡清丽的桨橈声便渐渐远去，远古的悠悠羌笛音刹时吹动了心灵的湖泊：如此的天籁之音，是经过雪山圣水洗涤过的吗？

6月5日，这是五龙寨羌民祭山前夕的一个晚上，这个夜晚欢乐而神圣。我和女儿被寨主安排在竹楼看台上，女儿头上戴着我为她采来的用羊角花编织的高山花环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只羌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雪白的山羊。山羊系在寨中树下，角上系着红布条；一坛已经开启的乡酒，飘溢出醇美的浓香；篝火熊熊燃烧起来了，这边，羌族小伙子们用力舞动手中的火龙，动作粗犷而豪放；那边，一对青年男女突然亮开嗓子，绵绵情歌唱起来；几个羌族老人不甘示弱，手敲羊皮鼓，铿锵的鼓点响起来；少女们羞赧着脸上场，为远方的客人斟上美酒；欢快的沙朗——羌族人的锅庄，搅燃了五龙寨，和着悠扬的笛音，绵绵青山也跟着欢乐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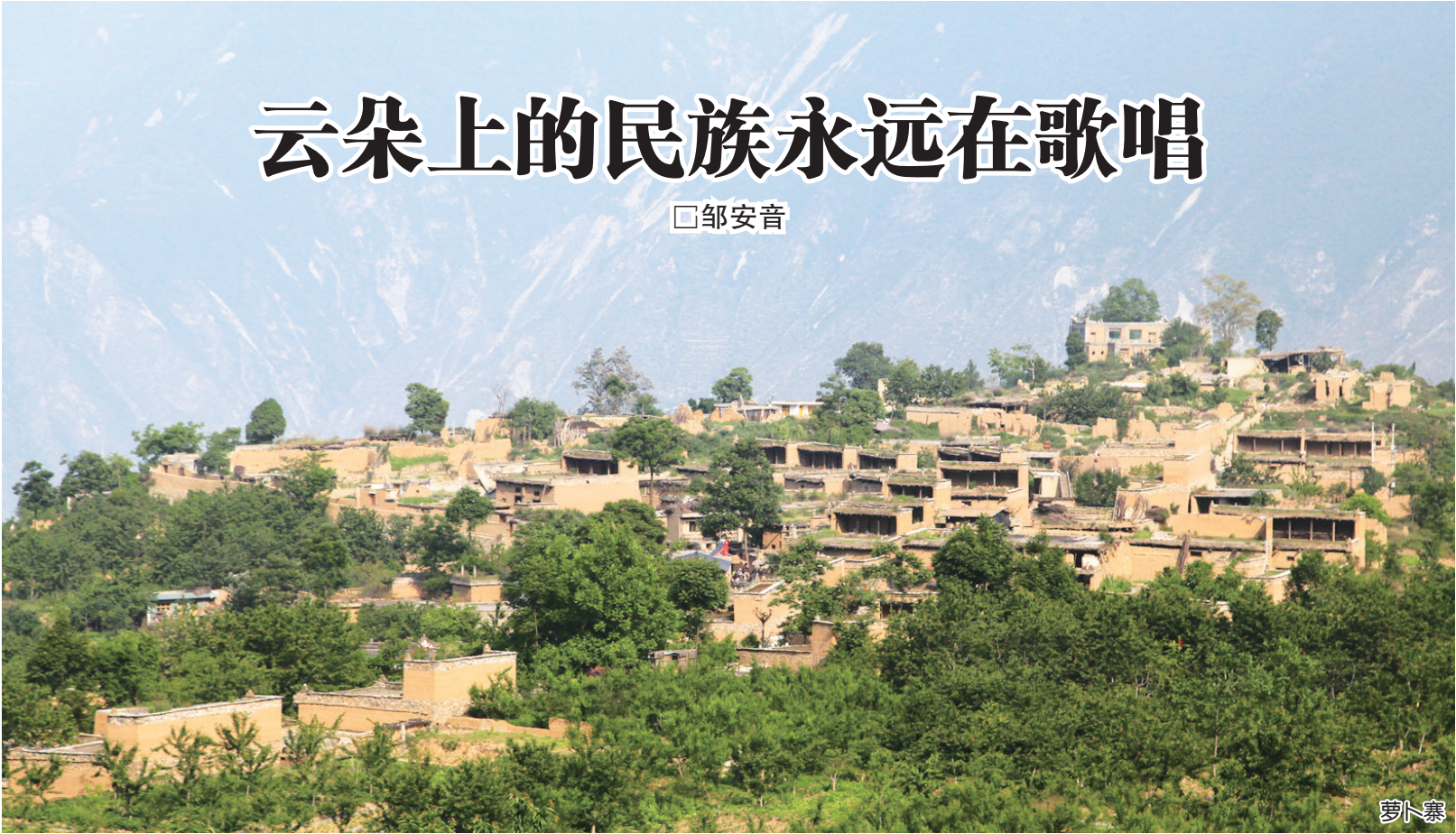
是夜，踩着咯吱咯吱响的竹楼梯，住进高高的五龙寨。嗅着淡淡的芳草清香，聆听着楼边传来的潺潺溪水声，对面山顶的灯光突然晶莹了我的眼眸，也迷惑了我的心灵：这是人间，还是仙境？哦，这是云朵上的民族——羌族啊！川西的风貌就是这样隽永和清雅的，它像一首春天的曲子，或者心底的一条河，悠悠然就抓住了一个人的心魂。

五龙寨的“祭山会”主祭点选在小寨子沟入口的林中。翌日10时许，祭祀队伍由释比领头，从寨中出发，依次祭拜家神、树神等。数百人浩浩荡荡奔向主祭场。

到达主祭场地，围绕天神塔进行祭祀活动，释比诵经，恭请主宰万物的神灵，众人恭候神灵的光临。天神塔的白石成为雪山的象征。

小寨子沟入口处，早有羌民支好三口大锅，只等将祭祀神灵的山羊煮熟分享。经受神灵领受的羊肉，成为可以消灾纳福的圣品。一个羌民把煮熟的羊肉让我品尝，我内心不禁一颤：他们才是大山的魂魄，赋予大山生命与色彩，给远方客人带来欢乐和幸福！

返途，经北川县城时已是傍晚。青黛的山峰下，小溪流如玉带般飘绕而过，夕晖中闪烁着熠



萝卜寨

熠神采和光芒……

二

从来不曾想，有一天，我的北川记忆会被无情地撕成碎片，让一地淋漓的鲜血吞噬我整个的心灵！时间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，山河同悲恸！看着电视里飞舞的山石，倾倒的墙垣……我泪如雨下，老王还好吗？高高的五龙寨是否依然挺立？那条玉带般飘绕北川县城而过的小河流是不是还那样温婉多情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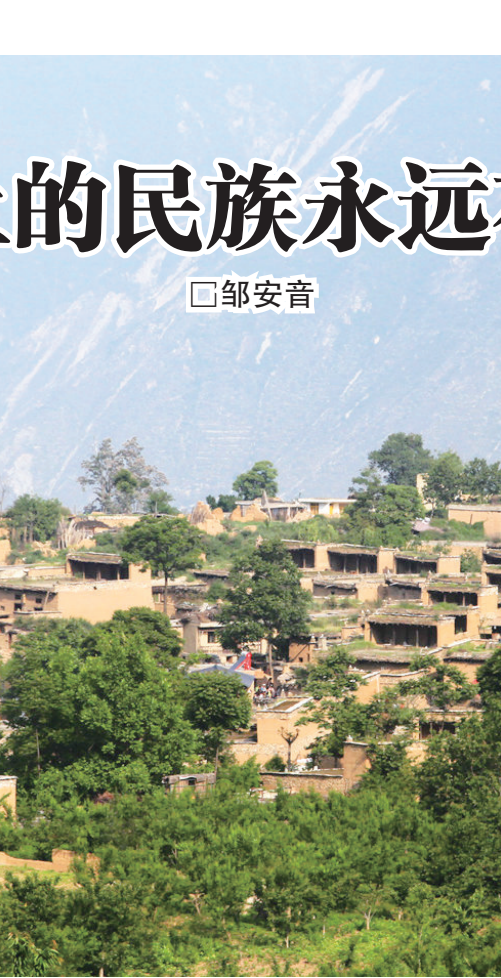
打不通老王的话，他请假回家了。再次见到老王，是次年春天。他很憔悴。眼神里有淡淡的哀伤。他主动找到我，述说着地震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：地震后第一时间，他花高价租了一辆私车，取出所有的存款和能够借到的钱财，火速赶往北川。

“地上到处是滚落的大石块，房屋几乎全部被损毁。山里人在往外赶路，救援的战士们在往里冲……”

他说他当时已经没有了眼泪，一路上只知道把财物送给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人。因为恶劣的路况，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车子，几乎是一步步攀爬到五龙寨。“家里去世了两口人，有的全家都不在了。但五龙寨的寨门没震垮！”他说着，我却眼眶噙泪。

他找我，为了一件事：让我再次去北川参观。缘于对北川的喜爱和钟情，他们要成立地震后第一个羌族民族旅行社。“北川依然美丽，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新的北川。”他满怀豪情地说。

我们一起驱车前往。过了绵阳，从安县进入大禹故里，往北川老县城进发，工地上如火如荼，



处处是震后重建的繁荣景象。经过新修的吉娜羌寨时，老王站在公路边，喊我照了相。少顷，我们至北川县城。“放低你的脚步，放低你的声音，请给逝者一个安宁！”静静地伫立山腰的望乡台，我在努力搜寻着美丽的北川记忆：那青黛如碧的山呢？那玉带般飘绕的河呢？那袅袅的炊烟和悠扬的琴音呢？没有了，这一切都没有了！只有低沉的山风在哀鸣着，无情地把我唤回到现实，刺痛着我本已脆弱的神经。擦干泪水，远眺，但见山峰上一袭白云萦绕，不禁祈愿：愿逝者安宁，让灵魂永恒！

毗邻小寨子沟的五龙寨已经搬离到绵阳市郊外。当天晚上，寨主杨华武邀请我看演出，原来杨华武是老王的表兄。“我现在真正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这一生不是要挣多少钱，而是在于给人们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。”他充满感情地对我说。这个因接电话而侥幸避过一劫的羌族汉子，震后立即变卖了所有的家产，组建了一个羌族演出团。那些美丽的羌族姑娘们和彪悍的羌族小伙子们迅速擦干眼泪，在板房边，在工地上，敲起了羊皮鼓，吹响了羌笛音。欢快的沙朗舞步驱走了人们心灵的阴霾，熊熊的篝火再次点燃了人们生命的激情。中央电视台把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的舞姿搬上了荧屏，向全世界展示羌族的民族魂。

是夜，在绵阳市郊外的五龙寨，踩着阵阵羊皮鼓点，围着熊熊的篝火，我再次跳起了欢快的沙朗舞。“北川羌族民族旅行社成立后，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听到羌笛的声音！”老王动情地对姑娘和小小伙子们说。

七月流火。酷暑难耐的夏天没有让老王脚步退却。他往返于北京、绵阳等地，办理着旅行社必备的一切手续。拿到执照的那天，老王和

我再次一起到了安县。欣逢吉娜羌寨20对新人在县政府的操办下举行集体婚礼，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。杨华武的演出团也到了。当鞭炮声响起时，在鲜花丛中，姑娘和小小伙子们对起了绵绵的情歌。

旅行社的计调是孙莉，其父母在地震中双双遇难。“我是看着我的亲人们在我面前一个一个离开的。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悲伤，有很多事情还要等着我做。”人到中年的她充分展示了女人的坚强和毅力。她说她还组建了一个工程队，有次跑业务从汶川经过，眼看着前面的车子掉进堰塞河，但是她早就不惧怕死亡了。从她身上，我看见北川人的脊梁依然挺拔。

2009年清明节后的第二天，我正在办公室，电话突然响起：“邹姐，不好了，王总出车祸了！”一个女孩子惊慌失措的声音传来。“在哪里？伤情怎么样？”我急切地问。“在火葬场！”

我一下瘫坐在椅子上！我火速往北川赶。在安县火葬场，老王终于停下了他匆忙的脚步。那天早上5点，他开车从绵阳赶回北川旅行社，不幸被对面疾驰而过又违章左拐的大货车撞着，当场身亡！法医说，他的内脏全部破碎了！

老王终归走了！地震没有整垮他，他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重新回到了生养他的土地。但我想，正是因为有众多像老王这样的北川人不断努力奋斗着，北川才能迅速地重新发展起来。目之所及，新修建的北川县城一座座高楼已经拔地而起。

三

高高的羌寨，就那样一直屹立在我心灵深处。我再次驾车从北川出发，到了震中汶川。

还记得那天晨起，从大禹故里汶川县城出发，过治水英雄雕像时，迎上他鹰隼般犀利的目光，在其鹏鸟一样的臂膀下，贴着山赤裸的肌肤，倾听岷江湍急的心跳声，直奔萝卜寨。

羌族大姐高珊领着我一同前往，她要去萝卜寨参加亲戚家的婚礼。高珊姐老家在汶川绵虎，住县城，丈夫在震后重建中去世，女儿在红原工作，儿子还在上学。她个子不高、微胖，褐红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恨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去汶川的每一寸土地上走走、看看。

于谷底仰望，山与山之间不再凌乱，被地震撕裂的伤口渐次愈合，一切似乎归于平静。但荒凉的山沉寂得可怕。直至我离开城郊，触目国道



波澜壮阔40年， 昂扬奋进新时代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

文艺报社 中国作家网 主办

20多里的山地毛路，已被铺上3米来宽的水泥路了，但猝不及防的急转弯和望而生惧的悬崖，还是以前的样子。以往避免不了的安全隐患，现今同样没法避免。

摩托车、农用车、小型货车，以及造型帅气的私家车，在这条路上缓慢蠕行着。水泥把路面上原有的很多细节覆盖了，正在怂恿人们提速前行，但弯急路窄，加之山势险峻，一路下来，感觉要比从前更令人惊悚。这条新近铺就的水泥路，就像是为一名走钢丝的人穿上跑鞋，提速，仅意味着将要面临更多的危险。

当地人认为这条水泥路感到自豪，但凡有人问及家乡的路况，首先介绍的不是弯度和坡度，而是铺在路面的水泥，“现在都已经铺上水泥啦”，以此显示家乡的繁荣。与此同时，铺上水泥后，坡还是原来的坡、弯还是原来的弯，悬崖依然在眼皮底下。稍有雨水时，那些不长眼睛的石头还是会滚落到路面上。

这20多里的路，始于顺江而上的通乡油路，顺着金沙江畔一座臃肿而高大的山，一直通往山后的两个村庄。20里路虽然不远，但因为路况复杂，弯多坡陡，让人感觉异常费劲。几年前，一位内地的朋友兴致高涨，嚷着要随我进村体验当地文化。交代过路况后，他仍坚持要来，怕破坏老家的好客之风，我只好答应了。我们搭乘一辆濒临散架的皮卡车进去，当翻过第一座山，开始在悬崖公路上颠簸时，这位朋友惊叫不绝，高呼各路菩萨的名号，双腿瘫在座位上直哆嗦，直到安全

路的辩证法

□此 称(藏族)

到家后，仍不能平复心绪，一连多日仍觉惊恐。

返回时，凑巧碰上雨天，这条路变得更加吓人，随处有石子掉落，还有顺山而下的泥水随着车子在路面奔流。这位朋友惊恐到失语了。直到我们走完这段土路，来到平整宽敞却灾难频发的国道上时，他才逐字逐句、庄严郑重地发下一个毒誓：以后若非有关乎命根的要事，再也不去这个村子了！弄得我俩都有些尴尬。

但是，自通路以来，这条路上还没有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，顶多是年轻气盛的小伙们在路面上摔倒了摩托车，然后原地起来后，拍拍屁股继续上路。我们愿意相信，是漫山遍野的神灵，使我们巧妙避开所有灾祸，让那些愤怒的滚石和泥石流，在我们安全抵达之后才爆发。或者说，是这条路惊险，使人们对一切保持足够的警惕，看重或放大所有隐患，小心翼翼地完成这段险路。纵观发生在身边的交通惨案，凡是被公认为险峻路段的，往往很少发生事故；那些令人闻之丧胆的事故，多半发生在舒适宽敞的路段上。

有时候，危险能更好地让我们保持警醒！

所以，我们将珍视这段险峻的公路，这段公路像是对生命的隐喻，我们在这段路上，既能庆幸于生的欢愉，也能够体认死的灰暗。没铺水泥前是这样，铺上水泥后更是这样。

路的尽头首先是那仁村，意思是“天上的麦地”，是个花草繁茂、天高地阔、珍兽云集的地方，但因为地势偏高，没法把旁边的河水引进村里，田地多半是旱田，仅适于播种洋芋、青稞、蔓菁等旱地作物，物产并不丰富。从那仁村穿过一个山腰后来到萨荣村，漫山路犹如蛛网，使人眼花缭乱。因为地势陡峭，农户在宽大的坡面上四散而居，每一家都像是遁世者的居所。村子四周绿林成荫，大小溪流从林间流向村里，滋养着大片肥沃的良田。

“乡村卫生路”的实施，使原来长久形成的土路和村巷、篱笆、石墙消失不见了。村子里原来的土路，都是基于人的本能和天性形成的，每一个弯道、每一个休憩点，都有着淳朴的诗意和历史感，因为这些土路是经历过时间的锻造，它们的出现是缓慢却又合理的，没有一条土路会使人感觉突兀。在这种路上，我们能享受到行走的乐趣和道路的魅力。它们绵延在田间地头，像是一个正在四处蔓延的艺术品。

但“卫生路”确实给了村人很多方便，现在，去城里买盐巴，我们一天就能转回来啦！去邻村探望二姨妈，半小时就能回来啦！

余下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用来思索更多与道路无关的问题了。

213旁矗立的一块巨石，上书大大的“萝卜寨”三个字时，心情才稍微舒缓。高珊姐说，羌族的每个寨子都隐藏在大山高处，有高大坚固的羌碉庇护，云朵上的民族故此生生不息。

车在10余公里的高山道路上盘旋，抵达山道的尽头，回望的一刹那，我不禁惊呆了：就在刚才视野赤裸的大山顶，因了昨夜的春雨，竟然积雪成峰，泛着银光。那一刻，阳光也喷薄而出，如此干净、明亮。春寒料峭，我们还都穿着羽绒服，但仿佛光芒洞穿心灵和身体，让人温暖。我恍然大悟：那就是岷江的泉眼。震后的汶川，即使一座荒山，也会穷其所能，滋养一方水土。

眼前就是萝卜寨了。关于它的来历，一说是当初羌王奋力抵抗外敌入侵，被敌人割下头来，像萝卜一样展示；二是这块黄土地能种出又大又甜的萝卜。目击前方，岷江冲击浪遏的川西北高原羌寨，仿佛中流砥柱，稳稳当立在那里，背靠大山，俯瞰江河，恰似一只展翅的凤凰，于此翱翔了3000多年，成为中国最大最原始的羌寨。

仰首，山峰逶迤连绵。雪顶、丛林、坡地、羌寨、田野依次顺势而来，我甚至听见飞鸟的鸣唱、雪融化的声音、树木的生长和大山的心跳声。草木清新的气息也扑鼻而来，还夹杂着许多说不出的香味。而最令人惊喜的是，把自己置身于足下的黄土地，在一株株高大繁茂的大樱桃树下，让怒放的花朵美成一幅风景。花雪白，一簇簇，漫山遍野，同山那边的云朵相望，被阳光沐浴后，我突然奇想：它们是不是一件洁白的婚纱呢？为着今天寨子里的新娘而盛开？

今天的萝卜寨有新旧之分。因为2008年的5·12大地震，300多户的连体寨被无情摧毁，墙垣倾倒，40多个村民因此遇难。心手相牵，人们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，人们的爱和情飞跃千山万水，注入他们的魂魄。在各地的支援和帮助下，新的萝卜寨依山而建，毗邻旧寨。一段历史尘封，一个故事开启。

樱桃花深处，便是老寨子的废墟遗址。寨门前依然挺立着高高的黄泥羌碉，羊头壁画刻满泥墙；白石象征着纯洁，置于每户人家废址的门楣；虽然是遗址，村民们已经整体搬离新寨，但在巷道的某个口子、某个屋檐下、某个岔道，总有绣花的婆婆、卖草药的汉子、赶着羊群的大爷、奔跑着的孩子……他们仿佛龙王庙的神树，镇守着故去的家园。

旧寨连体新寨。为增加新寨抗震性能，房屋内部全部使用砖混结构，外面再抹上黄泥，以保持羌民族传统形式。走进新寨门，喜庆的气氛扑面而来，也洋溢在每一棵樱桃树下、每一片青石板里，每一挂黄玉米棒中、每一串红辣椒顶尖……一个羌族大姐微笑着迎了上来，给我们领路。三三两两的村民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手里提着鞭炮等礼物。原来羌寨的习俗是：一家人的婚礼，全村人都要送去祝福。这分明是整个寨子的婚礼！

萝卜寨今天的主人是柏林、张运丹，分别是新郎和新娘。新郎小金县人，藏族；新娘萝卜寨人，羌族。我们进新娘家小院时，篝火烧得正旺，唢呐一声比一声嘹亮。樱桃树上挂着红灯笼，映衬着雪白的花朵，像新娘娇羞的脸。新郎穿着羌族小伙子的服装，显得很精神。他娴熟地运用着羌族的礼仪招呼客人。他告诉我，两人在汶川县城打工时认识。这边婚礼结束后，他们就回小金县的老家举行藏族婚礼。不过，婚后居萝卜寨的时间会更多，自己学的是旅游专业，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学习羌族文化，干点自己的事业，不想去县城打工了。

羌民族有自己的语言，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，只能靠一代代的人口耳相传。它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，敬畏大地、山林和每一个生命……新郎拿出手机扫描了我的微信。他告诉我，现在寨子里的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车，他们与外界通婚，开办农家乐，机器刺绣代替手工羌绣……旅游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，每当樱桃成熟的季节，商人游客纷至沓来。

我还是欣喜着的，一对新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，很清新，像雪山，像阳光，像樱花，像草地……一个藏族小伙子来到这里，他成了这个寨子的新郎。他一定是个好父亲，也一定会是萝卜寨的好儿子的。

